

# 勿忘走过的那条路

□王西亮

前一个时期,因为组织上安排驻村,有缘重走儿时读书求学时的乡村路。当年铃声悠扬、生气蓬勃的小学校园,如今已是断壁残垣、杂树丛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四十年前早出晚归的那条满载着童年记忆的弯弯小路,依然默默无语地从村庄伸向远方。

徘徊在这条见证了这一方水土养育的一方人家夏收冬藏、生生不息之变的黄土路上,遥想远去的一切,不禁浮想联翩……

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呀呀学语到皓首苍颜、老态龙钟,不知要走多少路,从爬坡过坎、拐弯抹角的乡间小路到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都市长街,从昨天到今天,当我们一路走来,是否还曾记得身后渐行渐远的那条小路?

要说,我们的国人是最喜欢讲“报答”和“感恩”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经常挂在很多人的唇边,流淌在很多人的笔下。但实际上,不少人却更钟情于锱铢必较、冤冤相报,信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近年来充斥于视频上的“江湖戏”、“武打剧”可以为证,一部又一部长得比长城还长的影视作品,渲染的几乎是报仇雪恨的故事,剧中那些披盔戴笠、舞剑弄刀的“侠客”及隐姓埋名、女扮男装的情女,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为父为母、或为夫为兄报仇。他们心目中,“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抑或以德报怨、慈航渡人只是书人笔下的文字说教而已。生活中,多少人念念不忘、深深铭记的,只有那来路上的风霜雨雪,而在乘风破浪、春风得意时却淡忘了跋山涉水时是谁留下的舟船桥梁,饥寒交迫时是谁送来的粥食棉衣。

记得1992年暮春,笔者曾陪同省教育厅

原厅长王锡璋到当时的信阳县柳林乡走访。当年,王锡璋作为豫西南地委学委书记,1946年6月随中原军区十三旅三十七团自宣化店突破国民党部队包围圈,于6月29日深夜,从柳林、李家寨之间越过平汉线,向西北撤离。在柳林车站西河(国共两军曾经激战之地),面对芳草萋萋、河水脉脉的古河道,王锡璋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彼时,正值春雨霏霏)。当时,王锡璋作为突围队伍中的一员,从此处突围时不幸负伤,后被当地一户农民营救,藏于家中的牛圈里,养伤半个多月后康复归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新乡市长、市委书记、省教育厅长等职务。几十年间,因忙于工作,一直未能再来柳林,直至离休后,才有此番柳林重游。然而,再来时,当年救护他的那对农民夫妇已于十几年前先后病故,由于近50年没有联系,其子女也不知如何查询。一种深深的怅然和沉重的内疚,让他无语凝噎,泪流满面。面对老厅长几乎不能自抑的悲痛,我们都相信他对有救命之恩的那对农民夫妇的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虔诚和真切,也不被他的情真意切所打动。但是,我想,假如老厅长当年位高权重时能有暇来恩人家中坐一坐,叙一叙,或者给这家人做点力所能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那么,对逆者给予些许慰藉的同时,今天,他默立于河边久久凝望那雨雾中的村庄的依恋目光以及他伴着雨水的 Waterloo,定然就会少一些抱憾和愧疚。

往事成风,物是人非,唯有回忆化作泪水,让人长久地思念。由此我又想到前些年某报刊刊登的发生在江西革命老区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位抗战时期在该地打游击的老八路,经常住在一个“堡垒户”家中,不仅得到这家人生活上周到细心的关照,而且主人几次冒

着生命危险掩护他在日伪军搜捕中脱险。但他自革命胜利后官至正部级位置,几十年里,重未再回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一次,直到从部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才带着老伴千里寻故地。当年的老房东还在,但却没有了几十年前那种掏心送肺、至亲至情的朴实和热忱,在当地干部的引领和陪同下,程序化地一问一答中,老房东冷不丁冒出了一句话:“是不是又要打仗了啊?”部长夫妇听了,半晌接不上话,那种尴尬,让人无地自容。

是的,为什么在位几十年时,没有想起来到这里看一眼老房东呢?客观地说,也许那时确实太忙,日理万机,分身无术,哪里还有闲暇记起当年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的困窘和落魄?但老百姓认的理很直、也很朴素: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把你顶头上!你真心为他们打天下,他就会真心保护你、爱着你,甚至绝对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你疏远了他们,忘记了他们,他们同样也会忘记你,把你视作路人。

当然,在共和国历史上,更多的还是昭示了无数共产党人与百姓骨肉情深、血浓于水的动人故事。原国防部长张爱萍,文革中蒙冤入狱,看护他的武警战士赵保群,悄悄照顾将军的生活,并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将军的生命。后来将军平反复职,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凭当初对赵的口音记忆,判断赵的籍贯,然后以此为线索,千方百计四处寻找,终于在江苏省海安县角斜镇五坊村找到了早已转业回乡务农的赵保群,然后接他到北京家中,嘘寒问暖,赠衣送钱,以报赵保群当年的大义相助。这种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关怀,一直延续到张将军辞世,演绎了共和国开国上将与普通战士之间动人心魄的大爱故事。

发生在另一位开国将军段苏权身上不

忘旧情的故事同样感人至深。1934年10月,年仅18岁就担任红二军团独立师政委的段苏权,在四川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一次同白军作战中脚踝被打烂,不能行走,他爬到一个深山窝里隐蔽起来,躲过敌人搜捕。附近山民李木富发现后,每天夜里给他送去大半碗红薯稀饭(当时,李家老小每天有时连半碗这样的稀饭也不能保证),一直坚持了18天。新中国成立后,段苏权多次托人苦苦寻找李木富,迭经周折,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找到了李家人。时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的段苏权亲自来到丰田村拜望李木富和当地所有当年帮助过红军的村民们,并拿出自己的工资酬谢恩人们,而且以后多次寄钱,直到李木富去世。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用稿费向章士钊还债10年,是对章当年募集2万元钱支持革命青年赴欧求学义举的回报——他没有忘记那段艰难困厄之路;周恩来重回延安,看到养育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延安人民依然生活贫困的情景,流出了自责的泪水,连夜召集中央和省、地干部分会,研究帮助延安人民脱贫致富的具体方案……这些事例,既反映了开国将军和党的领袖亲民爱民的博大情怀,也是他们不忘来路,铭记历史的真实写照。

是的,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路能走多高、多远,都应当以一种平常的感恩之心,记住昨天,记住一饭之恩、一瓢之情,勿忘我们最初走过的那条乡间小路,让善良和感恩永远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而断不可像众高落马高官公开写出的忏悔书那样,到了银铛入狱之时,才一遍又一遍地声明“我是农民的儿子”!才想起儿时走过的那条乡村小路。

## 半屋书 满屋香

□赵毅平

走进董兄的家,两眼一亮,满屋都是书,偌大的客厅被一组沙发和各个大小书橱占去颇多,只有房间中央还剩一点活动的余地。书房更是挤满了书橱和书架,书橱书架还有床上摆放着各类书籍,还有相当一部分书籍上不了书架,只能被“委屈”地堆积起来堆放在床下和房间角落里。整个房屋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和浓浓的书香,让人的心顿时静了下来,随手翻阅了十几本夹着书签的书和不能裱糊之素壁的书画,一下子让我找回了在八平方米小阁楼静心读书的感觉,那是一种十分温馨而久违的感觉,也让我对眼前的兄长肃然起敬。

满眼的书籍让我有了唐朝诗人“年年岁岁一床书”的怀想,诗人当年的生活远不及今天,但唯有这一床书是年年岁岁不能少的。“岁岁年年一屋书”是包括董兄在内的一些读书人生活的真实写照。随着网络的兴起,电脑和手机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阅读工具。有满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书屋而经常阅读的人就更不多了。如今能靠在床头上,躺在沙发中,看书品文,乃是爱读书之人感觉最为惬意最为踏实的美好时刻,让疲惫的身心得以放松,让快节奏的生活充满乐趣和品位,这也是常年在牌桌前酒桌中的人无法享受到的情调和雅趣。

我也算半个“读书人”,在军校政治部宣传处与电影广播图书为伍,复员待分配的几个月里,天天泡在信师图书馆里,成为“半个图书管理员”,分配到信高,正值学校建图书馆,购书橱上架成为我主要的工作。学校把图书楼顶层一个八平方米的小阁楼分配给我,除了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一台老式单板苹果机,剩下的全都是书了。看书的时候床上会堆积几十本书,在外人看来,床上似乎很凌乱,但自己觉得在床上看书很踏实很方便。夜晚躺在堆满书的小阁楼的床上,伴着柔和的灯光,天气好时,还有月光陪伴;雨夜雪夜之时,雪花落在落地窗上,雨点打在头顶上的天窗板上,那是一段柔美的读书好时光,是一个让人陶醉的读书好境界,许多见报的文稿都诞生在小屋里。暑假的早晨,从阁楼的天窗爬上楼顶,沐浴着阳光,大声地朗诵,迎接崭新的一天。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农村班住校生常常结伴来到我狭小的书屋里,看书、借书,话人生,谈理想,我的一些好书常常被他们柔情地要走。扶荔,张天明、胡思刚、吴筱玉等学生毕业时,我都送他们几本书,至今他们还记得我送给他们的图书扉页上打印的一张纸条,上面有这样一句话:“无论你成功与否,请记住每年12月12日下午4点30分——诺贝尔颁奖发时间”。

父亲去世后,我搬回家陪伴母亲,小阁楼暂时让两位文学青年居住,小阁楼常常是学校熄灯最晚的房间,如今他们早已成为深圳和信阳有名的作家。他们成家后搬离了小阁楼,我又回到了这间小屋,直到结婚搬家。但我仍把许多旧书留在了小屋。一晃多年过去了,只是偶尔回到小屋查点资料。如今新家的书整整齐齐摆在书柜里,但很少去静心地阅读了,年龄大了,激情少了,上网多了,看书少了,百度多了,原创少了,偶然从书柜拿出来的书也是为了应付工作。购买的一些新书和装帧的书也是装点书柜所用,时常心里空荡荡的,深感自己没有了品位,没有了书香气。

看着董兄的大书屋,回想自己的小阁楼,几多感叹几多感悟,到了我们这种年龄,对自己来说,书中也许不再有“黄金屋”、“颜如玉”,网络信息虽是海量,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变革,网上阅读也确能让人们相互分享对一本书的感受,但身在书香文苑——信高,书卷气、书香味不能没有。美文佳作写不了,感悟拙文还是要有。虽然一看放不下的书不多,一看就入迷的书也太少,看看就落泪的年龄已过。但为人师者,既要适应互联网的阅读方式,探索新媒体下的读书之道,学会选择,学会分享,又要让忙着刷微博、看微信、聊qq的“低头族”抬起头来,还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徜徉在书海之中,感受读书的美妙,探寻书中的奥秘,汲取书中的力量,追逐心中的梦想。书香满屋还不够,要让书香满校园,书香满信阳,书香满中国。

## 表弟

□冯莉

表弟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小时候就长得漂亮可爱,穿得干干净净,很是招人喜欢,我常常带他出去玩耍。这次他官升七品,我和兄弟姐妹前往祝贺。

表弟现在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席间他又提起小时候的事儿来:老姐呀,在那个星光灿烂的夏夜,你非得让我们高呼“冯主席万岁”才肯给我们讲故事,我们几个站在竹床上振臂高呼,声音响彻夜空……说起小时候的事儿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难怪你们这些小鬼儿们,真把我喊成了主席,上学当学生会主席,工作后当工会主席、文联主席,这主席当得是没完没了,这辈子就是个当主席的命啊。我笑着说。

问起弟妹,表弟说她比以前强多了。表弟像孔明一样志向远大、有智慧,也像孔明一样娶了个丑妻。弟妹叫若玉,她的长相和玉压根就不搭边。她虽短身材,又黑又胖,和表弟站在一起很刺眼。

我是个缺乏想象力的人,想象不出弟妹拥有这样的美少年该是怎样欣喜若狂,表弟拥有丑妻该是多么黯然神伤?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表弟的爱情是一个浸润在夏季梅雨里潮湿的故事,茂密的季节隐忍着爱情的苦涩,心灵咫尺天涯,洞房红烛的光芒能否穿透他不为人知的哀怨呢?

若玉虽丑,但她是健康的。第二年为表弟生了个女儿,女儿长得和弟妹一模一样,表弟视若掌上明珠,取名明珠。这家人一美二丑,相得益彰。可在孩子五岁那年,弟妹突患脑溢血差点送命,表弟为她喂饭喂药、端屎端尿,无微不至、悉心照料。经过表弟的精心调理,弟妹身体恢复得很快,一年后又上班了,可留下了后遗症,比原来更丑了……

哲学家叔本华说过:幸福即



锦上添花

孙祥画

## 选择与错过

□张德源

一生之中,曾有过无数次选择。因为有了无数次选择,才走到了并不怎么辉煌但也绝不算苍凉的现在。

因此,我有理由说,我的选择没错。没能登上年轻时想象中的人生顶峰,原因很多:一者,本事很小;二者,起点很低;三者,不会钻营;四者,老坟地风水一般般。因此,我不抱怨。一生之中经历了

很多十字路口,每次选择,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于自己嘛。

一生之中,曾有过无数次错过。因为有了无数次错过,才有了今天的境遇。暮年时分,你说:哎呀,如果不是错过了某次升迁,如果不是错过了某条道路,如果不是错过了某个恋人……我此时当是如何如何。有意义吗?没有一丁点意义。不能设想,不错过那次升迁,你就一定会前程无量、一帆风顺;不错过那条道路,你就会看到更好更美的风景;不错过那位

恋人,你就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家庭、子女;不错过那条路、那个机会,那位恋人,你就一定会有比现在更好的亲朋好友……

无数次错过,真的不能算错。相反,应该感谢那些错过。那些当年的错过,现在看来,真的很好、很美。

朋友,让我们感谢曾经的选择和曾经的错过吧。展开双臂,珍惜并拥抱你现在的生活,珍惜并拥抱你所有的亲朋好友,珍惜并拥抱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地气、善接地气的领导;他更是一位翻译家,从看不懂英语到翻译150万字的英语巨著,一天工作也没落下;他也是深受网民热捧的网络名人,脱下“官服”,穿上“马甲”,以“黄河野人”的身份“混迹”在众网友之中,多次对热点事件发表评论,成为“意见领袖”。

刘国明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天道酬勤,用自己的成功说明了贵在坚持。他讲述刚开始采访、投稿的经历和困惑,可是什么都不能让他退却,一样的倔强甚至有点迂腐,这让我们一起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始终相信,大千世界,冥冥之中,有些人可以穿越时空,心灵相通。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是为梦想而活的,静静的夜里,都有一道最美的风景。尽管世事繁杂,心依然,梦依然。课间休息时聊天,他询问了我的情况后,微笑着说:“你不搞翻译可惜了,你有外语基础又有古代汉语的功底,比我的条件好多了。”我知道,他是善良的,尽管身居高位,依然不吝鼓励安慰一位为梦想苦苦挣扎的后来者。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已经走过的岁月,常常让我在工作间隙、夜深人静时,想起《南方周末》那年的新年致辞,想起一个新闻工作者所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

## 现代生活

袁建刚

淡淡薄云淡淡天,浓浓绿茵似地摊。火柴盒里装鸡蛋,银屏如画舞翩跹。窗含五湖四海月,猫猎万里千古船。键开宇宙风物在,芯藏全球纳北川。太空尽收眼底下,地底万里也洞穿。信息如海潮涌浪,点燃激情就烂漫。

## 在历练中成长

□段黎明

读研时,选择了汉语言文字学的汉代词汇,本以为此生该坐着“冷板凳”,在“故纸堆”里“整理国故”,大概与新闻扯不上关系。因缘际遇,不期想自己在报社工作已经快满四年了。

天气萧肃,思绪飞扬。采访、编辑让我接触了不同的行业,见证了一些重要活动,遇见了一些不平凡的人,唤醒了我去往的梦。

和高端对话

采访到全国人大代表、三全集团董事长陈泽民,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幸运。今年5月20日,“中国光彩事业信阳行”活动正式启动,而我有幸在活动开始前一天见到了陈泽民先生。

对于陈泽民,可谓闻名已久。可采访前,我还是有些忐忑和紧张,工作以来很多时候我是搞文字编辑的,真正参加采访的活动并不多。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他的资料,但是依

然觉得遥远而陌生。5月19日下午,在中乐百花酒店,当敲开房门,见到和蔼朴素的陈先生,我的不安瞬间飞灰湮灭。他如同邻家的爷爷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聊天,采访自然而然地进行着。

我敬佩的不仅仅是他50岁时辞职创业,60多岁把企业做成行业第一,临近70岁却只当董事这样的传奇人生。我惊诧于他50岁从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的位置上辞职卖速冻汤圆和饺子的初衷竟然是“为了两个儿子可以体面结婚”,这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的愿望。

在交谈中,我更惊奇他如今引以为豪的事情居然是“儿子孙子们都喜欢吃我烧的菜,我是家中的大厨”。他有那么多的成就和头衔,他在意的不过是食品的安全。古人云:民以食为天。而陈先生说:“我更倾向于‘食以民为天’,因为好的食品价值在于,它在满足基本营养需求下,不仅要安全而且还要美味。而作为消费者的大众才是真正的上帝,他们决定

一个品牌的走向。”我也很以为然。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其实,我的财富,就是社会的财富。”

怀着激动和震撼,采访回来写了《来信阳兴业、创业、安家——访全国人大代表、三全集团董事长陈泽民》,5月20日见报后迅速被人民网、新华网、大河网转载,让我明白有真情的采访才是成功的采访。

听名记讲道

距离去郑州培训已过去快一年了,却仿佛就在昨天。在为期一周的新闻从业人员资格培训中,我领略了“名记”的风采,于我,他们就是大海中的航灯。

刘国明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曾是一名记者,他的报道《郸城县医院中年医师周礼荣精心攻克技术难关,断指再植手术23例均获成功》,被选做河南省首届好新闻奖的首篇;他如今是一名政府官员,居省委宣传部网络宣传处处长一职,被群众称作是肯接地气、能接